

## 《詩經》的天人思想

楊東慶

銘傳大學應用中文博士班研究生

### 摘要

《詩經》是中國三千前至二千五百年前，中原一帶的詩歌總集，共三百零五篇，是中國純文學的濫觴，也蘊藏豐富語言學和社會史料，反映五百年間的生活面貌。

《詩經》中可見殷人畏懼崇信鬼神，周人對於鬼神與天命較少有畏懼之心，甚至質疑鬼神與天命。周人重祭祀，用以凝聚宗族，發展農業，政治統治，影響著中華文明對詩禮文化的影響。

周朝社會思潮變遷的軌跡，一是「天」也就是「天道」、「天命」的思想。二是對祖先和國君的稱揚。三是社會制度、人文主義的擡頭，等三大主題的探討。由宗教的天神到哲學的天道，其期間經過很長的時間，在這期間，天道往往混合著天神和天理的雙重涵義，最後回歸到人文思想抬頭，追求「天人合一」的意境。

**關鍵詞：**詩經、天道、人文思想、周文化。



## 一、前言

《詩經》是中國三千前至二千五百年前，記錄中原一帶的民間詩歌總集，也是中國純文學的濫觴，為儒家經典之一。從西周到春秋中葉的詩歌三百零五篇，除此之外，還有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、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和〈由儀〉有題目而無內容，稱為笙詩共六篇。原稱《詩》，又稱《詩三百》，分為〈風〉、〈雅〉、〈頌〉三個部分，《詩經》是陸續編輯完成的，最早的是〈周頌〉31首，接著是〈大雅〉共31首，其次是〈小雅〉共74首，最晚的是〈商頌〉4首、〈魯頌〉5首和〈十五國風〉中的160首，收集各諸侯國間民歌。

《詩經》最多句式是四言，兼有雜言，在語言上使用雙聲、疊韻、疊字，既有聲韻上的美感，又描繪生動形像，在藝術上重意境、有含蓄、和諧、對稱、平衡的風格，有抑揚頓挫、回旋跌宕的文學藝術效果。內容被分為〈風〉、〈雅〉、〈頌〉三種，其創作方式有賦、比、興三種。

《詩經》的收集和編選，有「王官采詩」和「孔子刪詩」、「獻詩說」三種說法。《論語·陽貨》孔子云：「詩可以興、可以觀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<sup>1</sup>固然是學《詩》很普及而重要的原因。春秋時期，盛行各國社交與外交聘問場合中以「賦詩言志」，又有潛移默化，教化人心的功用，所以孔子對兒子孔鯉說：「不學《詩》、無以言；不學《禮》、無以立」<sup>2</sup>。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為人也，溫柔敦厚，《詩》可教也」<sup>3</sup>。

文學起源遠在文字發明以前；文學園地的四大類型：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戲劇；其中以詩歌起源最早，沈約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：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覩。稟氣懷靈，理無或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也。」<sup>4</sup>人類只要有聲音，就能唱出音律和諧的歌聲；而在文字創造之後，口傳文學的歌謠便進入書面文學的詩人創作。詩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文學特質的文學樣式，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遺產。自《詩經》以來，作詩風氣盛行，詩歌成為高度集中概括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體裁，寄託詩人的思想感情與豐富想像，語言凝練，節奏鮮明，音樂美和結構

<sup>1</sup>（春秋），孔丘，《論語》：〔清〕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論語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6月，頁156。

<sup>2</sup> 同前註，頁150。

<sup>3</sup>（漢），戴聖，《禮記集解（上·下）·經解》（清）孫希旦集解，臺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8月，頁1254。

<sup>4</sup>（南北朝），沈約撰，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，臺北，鼎文書局，1987年5月，卷67，頁1778。



美兼備。筆者入中文系所，體味各類文學，最嗜讀詩、作詩，故而正本溯源於《詩經》為韻文之鼻祖。二十年來，參與了全國大小詩會不下二百次以上，曾任桃園「德林詩學研究會」理事長，現任「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」監事，責無旁貸的使命感，矢志積極投入古典詩的傳承與研究，以《詩經》為宗，為淨化心靈、維繫社會安定之經典，共同提升臺灣文學、文化及漢文教育、鄉土文學，義不容辭。

除文學價值外，《詩經》也蘊藏豐富語言學和社會史料，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，五百年間的中國社會生活面貌形象反映；有先祖創業的頌歌、祭祀的樂章；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外交聘問、平民與貴族勞逸不均的怨恨憤怒、有反映勞動、打獵、以及戀愛、婚姻、社會習俗等篇章，也是研究古代思想演變的極佳材料。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概括為三大要項：「總括這些話語，共有三個要點：一、用詩涵養性情，以為修身之用；二、藉詩通達世務，以為從政之用；三、用詩練習辭令，以為應對之用。<sup>5</sup>」屈萬里所分析的要點，是學詩普世且緊要的原因。所以後代文人在從事詩歌創作時，也特別著重教化功能的彰顯。

林慶彰編《詩經研究論集》中，關於社會制度、人文思想等各家學說頗多高明的見解。而藍麗春：〈《詩經》所反映的周代社會〉、盧詩青：〈《詩經》婚戀詩研究〉的碩士論文有條理分析周代社會諸多現象。在中國亦有諸多作品，如林中明：〈《詩經》裡的「王道精神」和當代價值〉；范小虎·許鶴：〈《詩經》生命觀的當代啟示〉；王璠：〈《詩經》祭祀詩反映的周人理性精神〉等篇，都提新觀點值得參考。除了這些前賢作品外，筆者擬從周人價值觀念的演變，可再深入探討周朝社會思潮變遷的軌跡，一是「天」也就是「天道」、「天命」的思想；二是對神權與天道的式微，祖先和國君的稱揚與重視；三是社會價值觀、社會制度、人本思想的擡頭；等三大主題的探討。

## 二、「天」的意涵：

《詩經》中含「天」字的詩句很多，反映宗教意義的「天」與人格神，這種「天」是富有意志的，是人間禍福的主宰者，在當時的人心中，尊「天」是為了現世人事的福祉，呈現著虔誠的宗教感情。後來人們又進一步把創造國家的民族英雄的史蹟，記述下來，成為史詩，以作為天子的楷模。

殷人畏懼崇信鬼神，周人對於鬼神與天命較少有畏懼之心，甚至質疑鬼神與天命。《詩經》說明了周人對「天」、「上帝」、「天意」、「天命」的敬畏和信仰或歌頌，是百姓的福祉和盼望。周人重視祭祀，用以凝聚宗族，發展農業，政治統

<sup>5</sup> 屈萬里，《詩經詮釋》，臺北，聯經出版社，1983年，〈敘論〉，頁21。



治等的手段，對詩、禮文化影響，及中華文明數千年發展，保留古代思想演變資料。

這些詩篇作成的先後，正好反映周代天神權威的降落和人文思想興起的一段歷程。所以詩經一書可說是研究古代思想演變的極佳材料。<sup>6</sup>

天子代表上天治理百姓，但聖明的天子難得一見，人民長期生活在專制政權下，《詩經》反映政治的得失，民心對施政失望。如周厲王、幽王、平王時代的暴政下，流離失所、民生艱困，於是自然呼天、喚地、哭爹喊娘的，上帝的權威、天子的尊嚴，都受到人民的懷疑和挑戰。

春秋末期，黑暗的政治、不安的社會，凋蔽的民生，各種天災人禍，使宗教和信仰觀念開始動搖，人性也逐漸覺醒，尤其是諸子百家興起後，代表人格意識的「天」，雖然仍保持強大的勢力，但在少數哲學家 and 詩人的心中，經由理性而賦予「天」的新意義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「天」道德化、自然化，而「天人合一」及「人本思想」逐漸萌芽。

《詩經》各詩篇中所反映的社會現象與事實，也是史實；其存在的社會問題至今仍在，好的對的，例如敬祖孝親，在《詩經》裏，到處可以看得到，現在仍然不變，已成為文化的核心，它對於科學文明並不抵觸，但是也有人認為是新文明的障礙，設法消滅打倒，文化與傳統不好的要矯正，好的要保留闡揚。各體詩的著成時代為：

〈周頌〉：大致是西周初年的作品。

〈大雅〉：有幾篇是西周初年的作品，而大部分是西周中葉以後的產物。

〈小雅〉：多半是西周中葉以後的詩，有少數顯然地作於東周初年。

〈國風〉：早的約作於西周初年，晚的已到了春秋中葉以後。<sup>7</sup>

### 三、天道思想：

中國上古的思想，天上至高無上的是上帝，地上最威嚴的是天子，陰間最有影響力的是祖先，陽間最有勢力的是族長父兄，這種宗教觀念互相結合、推演後，形成了上帝，祖先也可以配天的混合宗教、家族組織，構成政治的主因，即宗法制度，是國家政治上的主要精神支柱。

<sup>6</sup> 林慶彰，〈詩經中人文思想的脈動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11月，頁187。

<sup>7</sup> 同前註。



殷商認為上天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超自然力量，左右人民，它可以賜福給人間，亦可降禍於人間。周朝不僅對於鬼神較殷商為親近，對於天命亦較為理性，提醒人民要追求「天人合一」的意境，規範自己的道德行為，要配合上天賦予人民的自覺，明辨是非，擇善而服從，才能獲得上天的庇佑和賜福。《詩經》有很多篇幅記載中國上古的天人思想，其各體詩內容歸納為：

- 1、西周初年的〈周頌〉是反映周人的天命、天道觀念。
- 2、〈大雅〉的詩篇反映了西周中葉，朝政中衰，災禍不斷，對天的敬畏減退。
- 3、〈小雅〉反映了西周中葉到東周初年的對天的質疑，甚至詛咒、唾罵。
- 4、〈國風〉大抵是西周末年至春秋中葉的作品，關心社會的公平、正義，對於愛情、婚姻、生命的價值等問題，呈現此時社會多元化。

事實上〈雅〉、〈頌〉都有敘述到前四種關於天道、天命的思想。所以我認為應將〈周頌〉、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、〈國風〉都可以拆開，再重新組合，更可以觀察先人對於「天道」、「天命」的價值觀。從《詩經》三百零五篇中，上古祖先對於「天道思想」觀念，可分為三個階段：

#### （一）無上權威的上帝：

〈周頌〉是反映周取代商而立國，是得到上天的眷顧，所以稱揚上天，周初人對天的敬畏、崇敬反映了這種觀念，所以周天子在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，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。因在位於國都的郊外祭祀，故被稱為「郊祀」。「此種天命說，使周人在征伐、統治殷商人時取得了法律式的保障。統一全國的工作也進行的更順利。而且，當時周人的精神保壘文王、武王，也因受命自天的關係，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的擁戴。」<sup>8</sup>在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中亦有許多此思想，如〈小雅·正月〉：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踣。」<sup>9</sup>謂天高地厚，不敢不屈身、小步走，以示恭敬。〈小雅·信南山〉：上天同雲，雨雪雰雰。益之以霡霂，既優且渥，既霑且足，生我百穀。<sup>10</sup>感戴天降雨、雪滋育百穀萬物以養育人民。

<sup>8</sup> 同前註，頁 188。

<sup>9</sup> 屈萬里，《詩經釋義》，臺北，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，1980 年 8 月，頁 245。

本文選用屈萬里《詩經釋義》版本是因讀中文系時的課本，簡潔詳明扼要，且較熟悉之故，其後《詩經詮釋》有補充更正資料。1979 年蘭臺書局有朱熹《詩經集傳》，汪中斟注；2020 年聯經出版社《圖解詩經》是清康熙年間高儕鶴的親筆手稿，其將 305 篇加以注解，並親繪圖譜 90 餘幅，為多年心血力作。前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呂珍玉導讀及釋義，重現圖文意境，是好版本。

<sup>10</sup> 同註 9，頁 285。





如〈大雅·大明〉：「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。」<sup>11</sup>〈大雅·蕩〉：「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」<sup>12</sup>可見周人以敬畏天為本，如「天」昭顯在人間。

### （二）福佑人間，錫福百姓：

無上權威的上帝，其主要任務就是要福佑人間，使人民感激、崇拜。如〈小雅·天保〉：「罄無不宜，受天百祿，降爾遐福，維日不足。……，神之弔矣，詒爾多福。」<sup>13</sup>言上天保佑你生活安定，降福祿與你。順心如願，每天接受天賜數不清的福分；神靈受祭降下土，送給君王多福慶。〈小雅·信南山〉：「曾孫壽考，受天之祐。」<sup>14</sup>及〈大雅·文王〉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<sup>15</sup>〈大雅·下武〉：「於斯萬年，受天之佑。」<sup>16</sup>等多篇皆言子孫應奉獻給偉大的先祖，他們的後代福壽無疆，都是依賴上天的佑護。〈大雅·烝民〉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天監有周，昭假天下。」<sup>17</sup>及〈大雅·維天之命〉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<sup>18</sup>說明上天降生百姓，有其事務也必有其法則，人的秉性，有追求真善美的德性，上天觀察周王朝，顯現了神靈在下土。

因為上帝恩澤於百姓萬物，所以人民要以豐盛的酒食，虔誠恭敬之心，感恩祭祀上帝，如〈小雅·天保〉：「吉蠲為饎，是用孝享。禴祠烝嘗，于公先王。」<sup>19</sup>即言後世子孫應在吉日備酒食祭拜上天，四季要祭祀祖廟，先公先王在一起，上帝給你賜福江山萬世。〈大雅·生民〉：「卬盛于豆，于豆于登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。」<sup>20</sup>言祭品在碗盤中，木碗、瓦盆虔敬端上，香氣蒸騰滿廳堂，請上帝享用。

### （三）天受國命：

天一方面降福人間，一方面選擇人間最好的賢人，如〈大雅·生民〉：「履帝

<sup>11</sup> 同註 9，頁 319。

<sup>12</sup> 同註 9，頁 360。

<sup>13</sup> 同註 9，頁 206。

<sup>14</sup> 同註 9，頁 285。

<sup>15</sup> 同註 9，頁 316。

<sup>16</sup> 同註 9，頁 335。

<sup>17</sup> 同註 9，頁 378。

<sup>18</sup> 同註 9，頁 394。

<sup>19</sup> 同註 9，頁 206。

<sup>20</sup> 同註 9，頁 339。



武敏歆，攸介攸止；載震載夙，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。<sup>21</sup>」是說后稷母親是踩著上帝拇趾印，神靈佑護，一朝生下就是周朝祖先后稷。以栽培或拔擢他或他的子孫成為天子，始祖的降生代表一個新民族的產生，武王伐商紂以定天下，無不是接受上天之命，助其保有天下。天降天命給天子，就是要天子代上天庇祐人民。

1、敬天保民：如〈大雅·下皇矣〉：「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。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……帝謂文王：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，不長夏以革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<sup>22</sup>」天降天命給天子，做人間的帝王，代天管理人間，即是上帝威明監察天下四方，庇祐人民的安定，天意要保佑人民，敬天保民是古代中國重要的政治思想，「求民之莫」就是要天子愛民、保民，解決民瘼與痛苦。如文、武、成王秉上天之命，照顧百姓，人民感激成為膜拜的對象。〈大雅·文王〉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假哉天命，有商孫子。<sup>23</sup>」上帝告誡文王不要放縱於聲色犬馬，不可濫用刑罰，不知之事勿輕言，要順從上帝的法則美德，一切行為以天意為準則。〈大雅·大明〉：「維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<sup>24</sup>」〈大雅·既醉〉：「其胤維何？天被爾祿。君子萬年，景命有僕。<sup>25</sup>」上帝的後代是如何呢？善於處理家業有良方，祝你主人福壽綿延，天會賜福與後代共享。〈大雅·板〉：「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；敬天之渝，無敢馳驅。昊天日明，及爾出王；昊天日旦，及爾游衍。<sup>26</sup>」敬畏上天的發怒警示，豈敢荒嬉逍遙，若仍任性桀敖，上天意志清楚，與你來往同道，懲戒無時不在，也會伴你一起出入遨遊。

2、配享於天：天不但授予天子以國命，而且使聖賢先王死後也配享於天。如〈大雅·文王〉：「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有周不顯，帝命不時。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<sup>27</sup>」是文王代殷是受命于天，今其神靈升天，在天上光明顯耀。周雖是古老國家，承受天命建立新王朝。周朝光輝榮耀，完全遵照上帝的意旨。文王在天庭，居於上帝身邊地位崇高。如〈大雅·下武〉：「下武維周，世有哲王。三后在天，王配于京。<sup>28</sup>」後朝能繼前朝惟周邦，世代有王

<sup>21</sup> 同註 9，頁 339。

<sup>22</sup> 同註 9，頁 328-329。

<sup>23</sup> 同註 9，頁 316。

<sup>24</sup> 同註 9，頁 319。

<sup>25</sup> 同註 9，頁 345。

<sup>26</sup> 同註 9，頁 357。

<sup>27</sup> 同註 9，頁 316。

<sup>28</sup> 同註 9，頁 335。



都聖明，三位先王神靈在天，而武王配天，定都鎬京。

3、謹慎敬天：〈大雅·大明〉：「天難忱斯，不易維王。天位殷適，使不挾四方。<sup>29</sup>」上天光采顯現，天命無常，難測又難信，國王做好也不易。天命嫡子帝辛居王位，卻違背上帝的意旨，導致政治腐敗，風俗墮墮，民生困苦，上天就懲罰帝王，四境擾攘不安寧。〈周頌·昊天有承命〉：「昊天有承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。<sup>30</sup>」周代由文、武王奠基後，成、康繼之繁盛四十年，可稱為周代的黃金時期，故稱讚了周成王完成上天交付先王事業所作的努力，本首詩是呈現了當時祭祀的情況。

但所有朝代開國前幾代帝王大都是兢兢業業，維護百姓；爾後子孫逐漸奢華放逸，不知民間疾苦，致降下天災地變，百姓流離失所，民不聊生，人們只能祈求上帝不要讓無辜者遭受戰禍，流離失所。

4、降禍人間：如〈小雅·節南山〉：「節彼南山，有實有猗。赫赫師尹，不平謂何；天方薦瘥，喪亂弘多。民言無嘉，慳莫懲矣！」<sup>31</sup>及〈小雅·正月〉：「天之抗我，如不我克。<sup>32</sup>」上天甚至降下天災地變、旱澇蝗害不止、飢饉荒年，百姓流離失所，瘟疫肆虐，生病難癒，民不聊生，用以懲戒世人，警告天子應戒慎警惕。又如〈小雅·十月之交〉：「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；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；畢畢電震，不寧不令。百川沸騰，山冢崒崩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慳莫懲！」<sup>33</sup>此詩中記載周幽王六年（西元前 776 年）發生日食，災害頻仍、弊政叢生。周人心中畏懼自然力量的懲警意義。〈大雅·召旻〉：「昊天疾威，天篤降喪？我饑饉，民卒流亡，我居圉卒荒。天降罪罟，蠹賊內訌。昏椽靡共，潰潰回遘，實靖夷我邦。<sup>34</sup>」上天威力難提防，接連降下災情慘重，遍地饑荒、十室九空，人民盡流亡逃離。國土荒蕪，遍地榛莽。天降罪網，蠹賊蜂起，割據內訌。讒言亂政不盡職，在上位者昏憤無能，邪僻肆虐又兇惡，國家危機四伏。至周幽、厲時，國是日非，無力感使詩人心中悲痛難名，留下許多史篇，不勝枚舉。

5、祈求弭禍：人們或畏天，或感謝上天，或祈求上帝，通常是透過祭

<sup>29</sup> 同註 9，頁 319。

<sup>30</sup> 同註 9，頁 396。

<sup>31</sup> 同註 9，頁 242。

<sup>32</sup> 同註 9，頁 245。

<sup>33</sup> 同註 9，頁 250。

<sup>34</sup> 同註 9，頁 390。





祀的方式來表示。詩人們無辜遭受痛苦、戰禍流離、天災人禍、或不如意時，往往就呼天喚地求上帝，不要罪及無辜者，懷念父母，感嘆何時能轉運？〈小雅·小弁〉：「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不屬於毛？不罹于裏？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！」<sup>35</sup> 每個人對父親無不尊敬，對母親無不深深依賴！但如今卻不能皮毛相接，心腹血肉也無法相緊連。老天生我來到人間，我卻不知何時才能時來運轉？〈小雅·巧言〉：「悠悠昊天，曰父母且。無罪無辜，亂如此幘。昊天已威，予慎無罪；昊天大幘，予慎無辜。」<sup>36</sup> 悠悠高遠的蒼天，同父與母生下我，但我今生沒有罪過，竟罹遇大禍患，蒼天已經大降威怒，但我確實沒過錯，蒼天不察太疏忽，但我實是無辜受害者。

#### 四、 神權與天道的式微：

隨著周人對於天命和鬼神的理性認識，知識分子逐漸對天命和鬼神的存在提出了異議，甚至加以否定，甚至對上天充滿了抱怨；許多人懷疑神權與天道，於是人格神也就開始動搖，甚至墜落。經過虔誠祈禱、祭祀後，困苦的生活、黑暗的政治、不平的待遇仍然無法改善，災禍凶咎不能停止，叫天天不靈，叫地地不應，詛咒怨恨上天的狠毒，降給無辜人民這般重大的禍害，王璠：〈《詩經》祭祀詩反映的周人理性精神〉有言：

時王祭祀先祖文王之作，皆在強調「天命」的同時，反復言說其「明德」、「文德」、「純德」，是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後世子孫必須要以先王為榜樣，以敬德保民而獲得天命庇佑，以求長享國祚。足見周人自立國初期開始，已經改變了殷人對天命的盲目敬畏和迷信，具有較殷人更為清醒的理性認識。<sup>37</sup>

##### （一）天災不止：

周人在《詩經》祭祀詩中，贊嘆上天及先祖之德，成為一種普遍的情形，然天災不斷，詩人反映了對社會階級的貧富不均，勞逸不公的現象的控訴，借昊天而責罵統治者的不德。〈小雅·節南山〉：「天方薦瘥，喪亂弘多……，不弔昊天，不宜空我師……，昊天不傭，降此鞠誥；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……，昊天不平，

<sup>35</sup> 同註 9，頁 260。

<sup>36</sup> 同註 9，頁 263。

<sup>37</sup> 王璠，〈《詩經》祭祀詩反映的周人理性精神〉，《河南大學學報》第 60 卷第 6 期，河南，2020 年 11 月，頁 83。



我王不寧。<sup>38</sup>」此事當在周幽王時代，權臣跋扈、政權腐拜，國運已經衰落不堪。詩人君子為國政憂心如焚，一再怨天，實藉以指責天子無道。〈大雅·蕩〉：「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，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。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<sup>39</sup>」上帝驕縱下民的君王，使他放蕩、貪心又暴虐，政令邪僻反常。上天生養百姓，但政令無信又謊話連篇，開始講得好聽，但很少能有好結尾。〈大雅·桑柔〉：「國步蔑資，天不我將。靡所止疑，云徂何往？<sup>40</sup>」舉步艱難無資糧，老天不肯扶助。沒有歸宿無所往，勞神思索，持心不堅又意志消沉。如此禍根誰負？未來前途在何方？

### （二）天命不明，不可盡信：

人們懷疑神權與天道，人本思想漸萌芽，如〈小雅·正月〉：「民今方殆，視天夢夢。既克有定，靡人弗勝。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憎！<sup>41</sup>」百姓正在受苦難，上天卻昏睡不知，如果天命已定，無人抗拒能有效，上帝英明，究竟憎恨誰，請告知？〈十月之交〉：「天命不徹，我不敢效，我友自逸。<sup>42</sup>」刺幽、厲王時，鎬京危在旦夕，君臣仍縱飲宣淫，詩人憤怒至極賦為詩。上帝喜怒無常又暴虐，不可信賴，無分善惡，皆淪亡，毫無天理可言。〈大雅·大明〉：「天難斯忱，不易維王。天位殷適，使不挾四方。<sup>43</sup>」天命無常，難猜測又難信任，而做好一個國王也很難，天命嫡子帝辛位居王位，卻又讓他失國喪威嚴。

### （三）昊天無良：

〈小雅·小弁〉：「民莫不穀，我獨于罹。何辜于天？我罪伊何？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<sup>44</sup>」怨恨蒼天無良，毀家園、缺食糧，心憂如焚，但又有何奈？〈大雅·抑〉：「昊天孔昭，我生靡樂。視爾夢夢，我心慘慘。<sup>45</sup>」詩人感慨生抑何樂？無法解決個人的痛苦或憂愁。但也有人消極的只能聽天由命，自嘆勞碌命，難比達官貴人坐享其成。只能如〈召南·小星〉：「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：實命不同……，

<sup>38</sup> 同註 9，頁 242。

<sup>39</sup> 同註 9，頁 360。

<sup>40</sup> 同註 9，頁 367。

<sup>41</sup> 同註 9，頁 245。

<sup>42</sup> 同註 9，頁 250。

<sup>43</sup> 同註 9，頁 319。

<sup>44</sup> 同註 9，頁 260。

<sup>45</sup> 同註 9，頁 362。



肅肅宵征，抱衾與裯，實命不猶。<sup>46</sup>」為了公事在星夜朦朧趕路，只能自嘆命實在不好也不同。有如〈邶風·北門〉：「終窶且貧，莫知我艱。已焉哉！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」<sup>47</sup>屋陋且貧，生活艱苦，上天對我如此，又能奈何！

## 五、 社會價值觀：

西周末年到春秋許多社會動盪浮現，人民生活痛苦，除〈十五國風〉外，在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中亦多抒寫，所以應該擷取參考，方能瞭解當時社會概況。《詩經》三百多篇詩，有歌詠王室貴族，也有更多篇幅抒發平民、百姓的生活與心聲，反映出當時社會背景：

在封建的社裏，帝王是天之子。其他諸侯不是與帝王同姓，就是功臣，他們的地位權勢，都是輩輩世襲，沒有一個人對於貴族們應有的權利，加以懷疑，可是人們長久呻吟於暴政下，又兼戰爭頻仍，對於此種制度的信心未免動搖起來。開始感覺到同是人類，何以貴賤相差懸殊？於是具有痛恨貴族，哀憐自我的心情，甚至認為貴族的無故享受，並不是天經地義的，這就是人類自覺的萌芽。<sup>48</sup>

### （一）公平正義的追求：

對貴族享受發出不平之鳴，睿智愛民的君王，百年也難得一見，人民長久生活於暴君專制統治之下，自然會有怨恨憤怒的鳴聲。周詩所以有變風變雅，是周代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寫實照，從這些詩歌裏，我們可以看出西周末年和東周初期的社會亂象，可以觀察社會詩尤為明顯。

平王遂東遷洛邑。在這段時期中，無論政治、社會和思想上都激起了空前未有的大變動。有識之士或諷刺幽王的亂政，或隱喻宣王的黷武；於是諷刺朝廷昏亂、社會不安和怨恨征戎之苦的詩篇，應時而作。這些也就是被前人目為變風、變雅的詩章，多屬此類。<sup>49</sup>

在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中也有許多篇章皆有對於當時政治的敗壞，風氣腐敗不滿，如〈小雅·正月〉：「赫赫宗周、褒姒滅之……彼有旨酒、又有嘉殽。洽比其

<sup>46</sup> 同註 9，頁 45。

<sup>47</sup> 同註 9，頁 69。

<sup>48</sup> 高葆光，〈從詩經觀察周代社會的主要情形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 年 11 月，頁 220。

<sup>49</sup> 王忠林等合著，《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》，臺北，福記文化圖書公司，1985 年 5 月，頁 72。



鄰、昏姻孔云。念我獨兮、憂心慙慙。侃侃彼有屋，蔌蔌方有穀。民今之無祿，天天是祿。嗚矣富人，哀此惻獨。<sup>50</sup>」。「赫赫宗周、褒姒滅之」應是西周亡後的作品，反映了詩人憂傷恐懼的心情，以及亡國的痛苦，也顯露了當時貴族的驕奢、橫暴；他們有「旨酒」、「華屋」，更有美滿的貴族聯姻，卻還常欺壓百姓，搶奪民地，羅織陷人入罪。這種現象，帶來社會動亂，造成百姓的不安，秩序的崩壞。詩人發出不公不義的怒吼，黎民不幸，老天降災來傷害，卑鄙庸劣之富人貴族們多歡樂！而鰥寡無依的人只能哀傷。〈小雅·北山〉：「偕偕士子，朝夕從事……，大夫不均，我從事獨賢……，或燕燕居息，或盡瘁事國。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或不知叫號，或慘慘劬勞……，或湛樂飲酒，或慘慘畏咎。或出入風議，或靡是不為。<sup>51</sup>」怨恨諷刺役使不均，橫徵暴斂，湛樂飲酒，呈現社會的不平等性及其隱患。〈大雅·瞻卬〉蒼天不庇護？人民罹災不憐憫，綱紀敗壞裝糊塗，良臣賢士盡逃亡，國家危急難以挽救。〈大雅·召旻〉：「旻天疾威，天篤降喪。瘠我饑饉，民卒流亡。我居圉卒荒。<sup>52</sup>」老天暴虐，接連降災荒，饑饉遍地，十室九空人民都流亡了，國土一片荒蕪。

## （二）反對戰爭：

國亂難寧，很多是統治者野心，或好大喜功，利用人民作無謂犧牲，人民長期征戰沙場，生命如草芥，無不詛咒痛罵政府，反對戰爭，如〈邶風·擊鼓〉：「擊鼓其鏜，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<sup>53</sup>」戰鼓響起，獨我從軍到南方，使我憂心忡忡，何處可歇？何處停？戰爭很久了，你我就此分離，無緣再相會，我無法堅守信約。〈小雅·祈父〉：「亂廉有定，俾民不寧」。<sup>54</sup>人民的苦難禍亂沒有停止，百姓依然不得安寧。〈小雅·何草不黃〉：「何草不黃？何日不行？何人不將？經營四方！何草不玄？何人不矜？哀我征夫！獨為匪民！匪兇匪虎，率彼曠野？哀我征夫！朝夕不暇！有芄者狐，率彼幽草！有棧之車，行彼周道！」<sup>55</sup>即諷刺幽王時，四方背叛侵略，用兵不息，輕視民命，行役在外的征夫，生活艱險辛勞，遭受非人待遇。

<sup>50</sup> 同註 9，頁 246。

<sup>51</sup> 同註 9，頁 276。

<sup>52</sup> 同註 9，頁 390。

<sup>53</sup> 同註 9，頁 57。

<sup>54</sup> 同註 9，頁 234。

<sup>55</sup> 同註 9，頁 315。



(三) 上帝不可信賴：

人民受苦受難，不得安寧，於是懷疑上帝是非不分。如〈小雅·巧言〉：「昊天已威，予慎無罪；昊天大憯，予慎無辜。<sup>56</sup>」人們對上天的認知已漸冷靜思考，其神聖地位逐漸消失，人權的意識慢慢抬頭。如〈大雅·板〉：「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瘁，出話不然，為猶不遠。<sup>57</sup>」言上帝昏亂無道又糊塗，是非不分，人民受苦多病又辛勞，說話不像樣，決策沒有依靠，剛愎自用，不講誠信，是非混淆，沒遠見，以詩來勸告。如〈大雅·瞻卬〉：「藐藐昊天，無布克鞏。無忝皇族，式救爾後。<sup>58</sup>」自傷生逢亂世，並提出匡時救國的方案以勸戒君王，勿辱沒你祖宗，拯救邦家，為子孫墊基石。

(四) 覺醒：

當神權與天道被人們懷疑後，宗教觀念也逐漸動搖，於是人性逐漸覺醒，希望祖宗也能降吉凶，如天能降禍福，即應祭祀奉獻給偉大的先祖，保佑他們的後代福壽綿延。如〈小雅·楚茨〉：「楚楚者茨、言抽其棘。自昔何為、我蓺黍稷。我黍與與、我稷翼翼。我倉既盈、我庾維億。以為酒食、以饗以祀。以妥以侑、以介景福。<sup>59</sup>」我們的糧食豐收堆滿穀倉，用來做成美酒佳餚，獻祭給列祖列宗，請他們享用祭品，賜我們後代鴻福，無與倫比。〈小雅·信南山〉：「先祖是皇，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<sup>60</sup>」是奉祀播植百穀的后稷為始祖，在年終的祭歌中歌唱農事。〈周頌·閔予小子〉：「念茲皇祖，陟降庭止。維予小子，夙夜敬之。<sup>61</sup>」成王年幼即位，日夜勤政，先王靈前誓言繼承遺志，永銘於心，是感嘆先父偉大，先祖興大業，任賢黜佞，使國運興隆。

## 六、 人文思想的抬頭：

人們對生命的認知和體驗，是一個複雜而漸進的過程，在《詩經》時代，人們已認識生命存在的意義，對生與死提出評判，反映先民本性質樸的一面，蘊涵的生命存在感及傳承觀，對生命教育具有啟發意義。

<sup>56</sup> 同註 9，頁 262。

<sup>57</sup> 同註 9，頁 356。

<sup>58</sup> 同註 9，頁 388。

<sup>59</sup> 同註 9，頁 281。

<sup>60</sup> 同註 9，頁 285。

<sup>61</sup> 同註 9，頁 409。





## (一) 咎由自取，非天左右：

在上位者無德失職，人民又言不由衷，自作自受。如〈小雅·十月之交〉：「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，噂沓背憎，職競由人。<sup>62</sup>」言人民的災難並非天降下的，是人民當面言歡，背後憎恨，互相競逐所引起，此詩因不滿於當政者在其位不謀其政，不管社稷安危，只顧中飽私囊的諷刺詩，自作自受，是對時天子和權臣失德敲響警鐘。〈大雅·蕩〉：「天不湏爾以酒，不義從式。既愆爾止，靡明靡晦。式號式呼，俾書作夜……，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。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<sup>63</sup>」是假藉周文王慨嘆殷紂王無道之詞，實刺厲王之作，商紂好酒淫樂而亡國，曾下過禁酒令，厲王沒有接受歷史教訓，此詩藉古諷今，抗議人與人間不平的待遇，對此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。

## (二) 珍惜生命：

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惶恐，要當政者不可輕啟戰端，應重視人民生命。如〈邶風·擊鼓〉：「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于嗟闊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<sup>64</sup>」戰士感生死聚散無常，曾經說過，也拉着你的手，願和你白頭偕老，唉！太遙遠了，我的誓言難以實現，今世恐不能再與你相會。〈秦風·黃鳥〉：「交交黃鳥，止於棘。誰從穆公？子車奄息。維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臨其穴，惻惻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！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！……，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<sup>65</sup>」描寫共 177 人殉葬秦穆公慘無人道之事，秦國人哀悼入詩，尤其是哀三良殉葬秦穆公，三良是百夫之中難得的俊才，國家棟樑，卻慘遭活埋，蒼天在上請看看，坑殺最不該，如若可贖代他死，百人甘願代赴泉臺。夏商西周殺殉制度達到高峰，人民生命如螻蟻般輕賤，引起有志之士，及百姓強烈反彈。〈大雅·皇矣〉：「帝謂文王：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，不長夏以革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<sup>66</sup>」歌頌和讚美文王的功業，天帝認同周文王的德行，不要疾言厲色，不要仗恃刑具兵革犀利，應照上帝意志，聯合起同盟和兄弟友邦後，再去進攻崇國的城池。

## (三) 天人合一：

<sup>62</sup> 同註 9，頁 250。

<sup>63</sup> 同註 9，頁 360。

<sup>64</sup> 同註 9，頁 57。

<sup>65</sup> 同註 9，頁 165。

<sup>66</sup> 同註 9，頁 329。



人是有生命的形體，應重法則，追求完善美好的天性，人民善良德性來自常性與生俱來的天賦，應恭謹從事，賢明的君主不可濫刑重罰，應常與民同樂，使人民樂于歸附。〈小雅·正月〉：「魚在於沼，亦匪克樂。潛雖伏矣，亦孔之炤。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為虐！」<sup>67</sup>好的人民領導者，要效法宇宙大道，自然的運行，自強不息，宇宙大道的運行，讓人民大眾自然的運作，天子要隨時反省為人民服務，謹慎小心，天下人心也就自然的歸向。

〈商頌·殷武〉：「天命降監，下民有嚴。不僭不濫，不敢怠違。命于下國，封建厥福。」<sup>68</sup>是指上帝命令殷王監視下方，人民應恭謹從事。賞不越級處罰，不濫施刑，人民不敢怠慢，天子命令下達諸侯，四方封國有福享受。

〈大雅·靈台〉：「經始靈台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鳥翯翯。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」<sup>69</sup>言賢明的君主應與民同樂，故能使人民樂于歸附也。即如《孟子·梁惠王》云：「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台曰靈台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麀鹿魚鱉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」<sup>70</sup>故以人民的快樂為重。

「天人合一」是哲學思想，也是自然狀態，是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產物和體現。源於數千年文化思維的累積與沉澱。是古人對「天人合一」的理解人神合一；天道與人倫合一；就是與人性相合，回歸大道，回歸自然。人與自然合一的「天道」、「真理」、「法則」。

## 七、 結語

《詩經》有豐富의思想和文學藝術上的成就，在中國或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，表達了時代的人民的心的聲，寶貴的一項文化遺產，追求人性永恆的光輝。

《詩經》的內容豐富且多元的反映了西周早期，到春秋中葉時期的政治社會變動的狀況，還描述了宗教、天命等思想的崛起與沒落，為周民祖先的開拓史，在艱苦環境中開墾土地、創建家國的奮鬥歷程。

《詩經》是我國文學的光輝的起點，它與時代的脈搏息息相關的，真切的表達了它那時代的人民的心的聲。《詩經》中這種現實主義的精神，不斷推

<sup>67</sup> 同註 9，頁 245。

<sup>68</sup> 同註 9，頁 437。

<sup>69</sup> 同註 9，頁 335。

<sup>70</sup> (戰國)，孟軻，《孟子》：(清)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孟子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6月，頁 11。



動看後世的詩人、作家去關心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，而不要把詩看成流連光景，消遣閑情的東西。無疑的，它是中國最寶貴的一項文化遺產，永恆的，值得我們的詩人學習其中的精神。<sup>71</sup>

《詩經》中「天道」和「天命」一樣，都是由天神意識轉化的，最初仍然保留人格神的意義，「上帝」為至高無上的權威代表，主宰宇宙萬物萬事，創立各種制度，諸神地位權力，人間必須服從之，人間的帝王其地位僅次於上帝，更受到「天」的管轄和委派。「天命」影響到人性論的發展，「天道」則是本體論和宇宙論建立的一個基礎。由宗教的天神到哲學的天道，其期間經過很長的時間，在這期間，天道往往混合著天神和天理的雙重涵義。

反映先民對生命的基本認識上，《詩經》表現出了最為本真、質樸的一面，其中所蘊涵的執著現世人生的生命存在觀、立足宗族關係的生命傳承觀以及追求立德建功的生命價值觀，對當代學生生命觀的培養和生命教育具有重要啟發意義。<sup>72</sup>

春秋時，有一部份思想開明人士，漸不相信鬼神與天道，人權思想也萌芽，逐漸被人們接受，人們開始覺得要解決任何困難，除了天助自助外，最重要的是個人的努力，左傳：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」<sup>73</sup>〈左傳·昭公18〉即天道遠離人間，人道則存在身邊，可以就近掌握。對於人所難及的天道事物，如何能知道呢？到了孔子雖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，但對鬼神要存有敬重之心，但不要過份依賴，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敬鬼神而遠之<sup>74</sup>」，《論語·先進篇》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未知生、焉知死。<sup>75</sup>」應當先明瞭生前的狀況，連自己為誰而活都沒弄明白，怎麼可能知道人死之後他人會怎麼看你？另一方面又提倡人本思想應以人為先，鬼次之，學問應循序漸進，人事尚未處理好，不必考慮鬼事，所以賦予天道思想新生命，及合乎人性的人文思想的抬頭。而孟子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<sup>76</sup>」《孟子·盡心下》人民第一位，國家其次，國君在最後的

<sup>71</sup> 鐘鳴，〈詩經中的民聲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11月，頁248。

<sup>72</sup> 范小虎·許鶴，〈《詩經》生命觀的當代啟示〉，安徽阜陽師範學院《教育研究與實驗》第3期，安徽，2017年，頁82。

<sup>73</sup> 〈春秋〉，左丘明，《左傳》：（日）竹添光鴻《左傳會箋下》，臺北，鳳凰出版社，1977年9月，24卷，頁2。

<sup>74</sup> 同註1，頁54。

<sup>75</sup> 同註1，頁97。

<sup>76</sup> 同註93，頁251。



思想，日見萌芽滋長，而鬼神的尊嚴，也相形的日趨式微了。比如孔子的「畏天命」、孟子「民本」思想，無不與「天人合一」有關。周人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雖然萌芽，但無情的現實環境被貴族的惡勢力所掌控，怒火已點燃，惜無陳勝、吳廣揭竿而起，付諸行動，徒載史乘，只能嗟吁三嘆！

## 參考書目

### 一、專書（依出版年排列）

（春秋），孔丘，《論語》：〔清〕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論語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6月。

（戰國），孟軻，《孟子》：（清）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孟子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6月。

（春秋），左丘明，《左傳》：（日）竹添光鴻《左傳會箋下》，臺北，鳳凰出版社，1977年9月。

屈萬里，《詩經釋義》，臺北，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，1980年8月。

屈萬里，《詩經詮釋》，臺北，聯經出版社，1983年。

鐘鳴，〈詩經中的民聲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11月。

高葆光，〈從詩經觀察周代社會的主要情形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11月。

林慶彰，〈詩經中人文思想的脈動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11月。

王忠林等合著，《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》，臺北，福記文化圖書公司，1985年5月。

（南北朝），沈約撰，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，臺北，鼎文書局，1987年5月，卷67。

（漢），戴聖，《禮記集解（上·下）·經解》（清）孫希旦集解，臺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0年8月。

林慶彰，《學術論文寫作指引》，臺北，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1年9月。

### 二、學位論文

藍麗春，〈詩經所反映的周代社會〉，高雄，高雄師大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6年6月。

盧詩青，〈詩經婚戀詩研究〉，嘉義，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6月。



### 三、期刊論文

林中明，〈《詩經》裡的「王道精神」和當代價值〉，《中國韻文學刊》第 32 卷第 2 期，湖南，2018 年 4 月。

范小虎·許鶴，〈《詩經》生命觀的當代啟示〉，安徽阜陽師範學院《教育研究與實驗》第 3 期，安徽，2017 年。

王璠，〈《詩經》祭祀詩反映的周人理性精神〉，《河南大學學報》第 60 卷第 6 期，河南，2020 年 11 月。

